


妻妾成群

苏童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妻妾成群/苏童著. —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6

ISBN 7-80141-124-2

I. 妻… II. 苏…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征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3593 号

书 名 妻妾成群
著 者 苏童
责任编辑 刘丽珠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
字 数 180,千字 印张:10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次 2000年6月第1版 200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版自序

就像工业废水破坏江河湖海的水质,就像氟里昂的挥发击穿臭氧层,过多的印刷品正以越来越国际化的装帧设计和出版速度推向市场,一个原本是狭小的阅读空间如今堆满了货物,而为读者留下的走廊仅容人侧身而过。乱世出英雄,乱书却让人无所适从,其压迫感使人手忙脚乱,有一次我在书店里亲眼目睹了这样一种忙乱,一个女读者手里捧着两本书到柜台交款,一本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另一本是一套数本的《还珠格格》。

文学的市场环境也许是恶化了,但也许是国际化了,谁知道?我对这种局面的认识本身也充满了矛盾。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其实无需我来判断,况且这个判断与写作的本质无关。我唯一要做的是学会在稀薄的空气中呼吸,并且学会拥抱一个乱糟糟的世界,没有别的选择。什么是我的——这是美国一个女作家安·贝蒂的小说集的名字,其实也是我们许多人终极的疑问,如果什么都不是我的,市场不是我的,书店不是我的,出版社和杂志不是我的,甚至连读者不是我的,那也不必绝望,至少我——是我的。

关于人类生存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令人鼓舞的事实是凡人类能生存的地方都是优秀的文学家园。如果我们从人类的生存中学习文学的生存,许多事情便豁然开朗。就像拓荒和耕耘印证了农人的价值,神经过敏、不适应甚至脆弱从来都是作家们与现代关系的写照。一个写作者最幸运的是他独立的思想能够得到公众的默认,无需与现代化同步,最悲哀的事恰好是他独立的思想受到公众的责难,责难他脱离现实。这一切导致写作者与公众的暧昧关系,信任或者背叛,妥协或者决裂,笼络或者抛弃,这不是健康的人与人的关系,却是写作者与读者业已习惯了的关系。我们不难分析,在所有的结局出现时,谁是真正的赢家。

写作者的命运是独特的。最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关系其实难以描述:他们不仅要学习如何开放自己,拥抱社会,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必须学会如何封闭自己,逃离人群。

苏 童

2000年4月4日

急就的讲稿

我想从我的两部小说谈起。

《米》。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1990年冬天写到1991年春天。朋友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远离作者本人的故事。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在作品中思考和面对人及人的命运中黑暗的一面。这是一个关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毁灭的故事，我写了一个人具有轮回意义的一生，一个逃离饥荒的农民通过火车流徙到城市，最后又如何通过火车回归故里，五十年异乡飘泊是这个人生活的基本概括，而死于归乡途中又是整个故事的高潮。我想我在这部小说中醉心于营造了某种历史，某种归宿，某种结论。

《米》的主人公五龙是一个理念的化身。我尝试写一种强硬的人生态度，它对抗贫穷、自卑、奴役、暴力、孤独，在对抗中他的生命沉浮着，发出了我喜欢的呻吟、喘息、狂喜或痛苦的叫声。

我写作就是想记录这诸如此类的声音。

《妻妾成群》(《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则是一群旧时代女性蹶足走动和掩面呜咽的声音，我被这些声音所打动，不能

大步走路是一种痛苦,不能放声悲泣是一种痛苦,而形同行尸的颂莲对井台和死亡的恐惧更是人类广泛的无法根除的痛苦。

《妻妾成群》假借了旧中国特有的封建家庭模式做小说框架,一个男人娶四个女人做太太,我想假如写那个男人如何在四个女人之间周旋如何控制她们,或许小说也会生动、有趣,但那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关心的是四个女人怎样会把她们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并且像一棵濒临枯萎的藤蔓在稀薄的空气中互相绞杀以争得那一点点空气。

历史总是充满缺陷,人在历史中也总是充满缺陷,我们因此抓住了许多人类自身的尾巴,也因此发现了小说创作的巨大空间。

曾经有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喜欢写你没经历过的事情?我想除了我崇尚虚构这条理由外,更重要的是我的热情总是穿过浮躁的现实生活而指向过去,这是一种写作或思考的习惯。

什么是过去?什么是历史?就是一杯水已经经过沉淀,你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它看清它。什么是过去和历史?它对于我是一堆纸质的碎片,因为碎了我可以按我的方式拾起它,缝补叠合,重建我的世界,我可以以历史关照现实,也可以不关照,我可以以历史还原现实,也可以不还原,因为我给自己留下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我的写作也便获得

了一个宽广的世界，我写作的乐趣常常也在于此。

我想加以强调的一点是：除了过去，除了历史，我们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充满了关注，正像历史令人尊重一样，现实也总是值得思索而无法回避的，因此我并不想以《米》和《妻妾成群》作为创作的标签，我想任何一个写作者对他的创作风格倾向都应有足够的自卑和忧虑，譬如我，一方面沉迷于过去，一方面又担心往历史去的路越走越短，我试图把握现实，但常常发现自己的影子只是在交叉小径前徘徊。

这就是我写作的难题了。

我想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面临着种种难题，无法超越自己平淡的生活，无法升华自己朴素的思想，作家与读者一起寻找着一个未知的精神世界，那个世界哲理与逻辑并重，忏悔与警醒并重，良知与天真并重，理想与道德并重，那个世界溶合了阳光与月光——这样的寻找有多么艰难！

但写作也是为了寻找，再艰难你也要这样寻找下去，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在国外的朋友都很关心中国文学的现状，这些关心恰恰是现阶段中国文学所需要的。大家知道，由于种种社会和历史原因，中国当代文学从八十年代以后才走上文学真正的道路，十年过去了，当我们返身回望这条道路，我们无悲无喜，这条路算不上辉煌，但已不再荒芜。这十年间中国

的优秀文学传统在悄悄承接,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学作品也成为我们的食粮,这十年间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但是真正成熟的作家和作品已经冷静从容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与批评、读者的冷淡相比,他们更加冷淡,也因为这种状态,文学的潮水在自然和安静中流淌,这就很好了,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就像每一滴水,在流淌中找到他们的归宿。

一个人成为作家的理由也许会有一千条,一个作家的失败或者消失的理由也许也会有一千条,我想对于众多的文学信徒来说,写作已经成为一种生存的理由,已成为他们探求生命和世界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创造了作者的生命!

我为什么写《妻妾成群》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我在独居的阁楼上开始了《妻妾成群》的写作，这个故事盘桓于我想象中已经很久。

“四太太颂莲被抬进陈家花园的时候是十九岁……”，当我最后确定用这个长句做小说开头时，我的这篇小说的叙述风格和故事类型也几乎确定下来了。对于我来说，这样普通的白描式的语言竟然成为一次挑战，真的是挑战，因为我以前从来未想过小说的开头会是这种古老平板的语言。

激起我创作欲望的本身就是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古老的故事。妻、妾、成、群，这个篇名来源于一个朋友诗作的某一句，它恰如其份地概括了我头脑中那个模糊而跳跃的故事，因此我一改从前为篇名反复斟酌的习惯，直接把它写在了第一页稿纸上。

或许这是一张吉祥的符咒，正如我的愿望一样，小说的进程也异常顺利。

新嫁为妾的小女子颂莲进了陈家以后怎么办？一篇小说假如可以提出这种问题也就意味着某种通俗的小说通道

可以自由穿梭。我自由穿梭,并且生平第一次发现了白描式的古典小说风格的种种妙不可言之处。

自然了,松弛了,那么大大咧咧搔首弄姿一步三叹左顾右盼的写作方法。

《妻妾成群》这样的故事必须这么写。

春天以后窗外的世界开始动荡,我的小说写了一大半后锁在了抽屉里,后来夏天过去秋天来了,我看见窗外的树木开始落叶,便想起我有一篇小说应该把它写完。

于是颂莲再次出现在秋天的花园里。

我想写的东西也更加清晰起来。我不想讲一个人人皆知的一夫多妻的故事。一夫四妻的封建家庭结构正好可以移植为小说的结构,颂莲是一条新上的梁柱,还散发着新鲜木材的气息,却也是最容易断裂的。

我不期望在小说中再现陈家花园的生活,只是被想象中的某些声音所打动,颂莲们在雪地里蹶足走动,在黑屋里掩面呜咽。不能大步走路是一种痛苦,不能放声悲哭是更大的痛苦,颂莲们惧怕井台,惧怕死亡,但这恰恰是我们的广泛而深切的痛苦。

痛苦中的四个女人,在痛苦中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像四棵枯萎的紫藤在稀薄的空气中互相绞杀,为了争夺她们的泥土和空气。

痛苦常常酿成悲剧,就像颂莲的悲剧一样。

事实上一篇小说不可能讲好两个故事,但一篇小说往往被读解成好几种故事。

譬如《妻妾成群》,许多读者把它读成一个“旧时代女性故事”。或者“一夫多妻的故事”,但假如仅仅是这样,我绝对不会对这篇小说感到满意的。

是不是把它理解成一个关于“痛苦和恐惧”的故事呢?

假如可以做出这样的理解,那我对这篇小说就满意多了。

目 录

- 新版自序/1
急就的讲稿/3
我为什么写《妻妾成群》/7
妻妾成群/1
红粉/67
离婚指南/123
妇女生活/183
桂花连锁集团/239

妻妾成群

宿命意味



四太太颂莲被抬进陈家花园时候是十九岁，她是傍晚时分四个乡下轿夫抬进花园西侧后门的。仆人们正在井边洗旧毛线，看见那顶轿子悄悄地从月亮门里挤进来，下来一个白衣黑裙的女学生。仆人们以为是在北平读书的大小姐回家了，迎上去一看不是，是一个满脸尘土疲惫不堪的女学生。那一年颂莲留着齐耳的短发，用一条天蓝色的缎带箍住，她的脸是圆圆的，不施脂粉，但显得有点苍白。颂莲钻出轿子，站在草地上茫然环顾，黑裙下面横着一只藤条箱子。在秋日的阳光下颂莲的身影单薄纤细，散发出纸人一样呆板的气息。她抬起胳膊擦着脸上的汗，仆人们注意到她擦汗不是用手帕而是用衣袖，这一点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颂莲走到水井边，她对洗毛线的雁儿说，让我洗把脸吧，我三天没洗脸了。雁儿给她吊上一桶水，看着她把脸埋进水里，颂莲的弓着的身体像腰鼓一样被什么击打着，簌簌地抖动。雁儿说，你要肥皂吗？颂莲没说话，雁儿又说，水太凉是吗？颂莲还是没说话。雁儿朝井边的其他女佣使了个眼色，捂住嘴笑。女佣们猜测来客是陈家的哪个穷亲戚。他们对陈家的所有来客几乎都能判断出各自的身份。大概就是这时候颂莲猛地回过头，她的脸在洗濯之后泛出一种更加醒目的寒意，眉毛很细很黑，渐渐地拧起来。颂莲瞟了雁儿一眼，她说，你傻笑什么，还不快去把水泼掉？雁儿仍然笑着，你是谁呀，这么厉害？颂莲操了雁儿一把，拎起藤条

苏童

妾妾成群

箱子离开井边，走了几步她回过头，说，我是谁？你们迟早要知道的。

第二天陈府的人都知道陈佐千老爷娶了四太太颂莲。颂莲住在后花园的南厢房里，紧挨着三太太梅珊的住处。陈佐千把原先下房里的雁儿给四太太做了使唤丫环。

第二天雁儿去见颂莲的时候心里胆怯，低着头喊了声四太太，但颂莲已经忘了雁儿对她的冲撞，或者颂莲根本没记住雁儿是谁。颂莲这天换了套粉绸旗袍，脚上趿双绣花拖鞋，她脸上的气色一夜间就恢复过来，看上去和气许多，她把雁儿拉到身边，端详一番，对旁边的陈佐千说，她长得还不算讨厌。然后她对雁儿说，你蹲下，我看看你的头发。雁儿蹲下来感觉到颂莲的手在挑她头发，仔细地察看什么，然后她听见颂莲说，你没有虱子吧，我最怕虱子。雁儿咬住嘴唇没说话，她觉得颂莲的手像冰凉的刀锋切割她的头发，有一点疼痛。颂莲说，你头上什么味？真难闻，快拿块香皂洗头去。雁儿站起来，她垂着手站在那儿不动。陈佐千瞪了她一眼，没听见四太太说话？雁儿说，昨天才洗过头。陈佐千拉高嗓门喊，别废话，让你去就得去洗，小心揍你。

雁儿端了一盆水在海棠树下洗头，洗得委屈，心里的气恨像一块铅坠在那里。午后阳光照射着两棵海棠树，一根晾衣绳拴在两根树上，四太太颂莲的白衣黑裙在微风中摇

曳。雁儿朝四处环顾一圈，后花园阒寂无人，她走到晾衣绳那儿，朝颂莲的白衫上吐了一口唾沫，朝黑裙上又吐了一口。

陈佐千这年刚好五十挂零。陈佐千五十岁时纳颂莲为妾，事情是在半秘密状态下进行。直到颂莲进门的前一天，原配太太毓如还浑然不知。陈佐千带着颂莲去见毓如，毓如在佛堂里捻着佛珠诵经。陈佐千说，这是大太太。颂莲刚要上去行礼，毓如手里的佛珠突然断了线，滚了一地。毓如推开红木靠椅下地捡佛珠，口中念念有词，罪过，罪过。颂莲相帮去捡，被毓如轻轻地推开，她说，罪过，罪过，始终没抬眼看颂莲一眼。颂莲看着毓如肥胖的身体伏在潮湿的地板上捡佛珠，捂着嘴无声地笑了一笑，她看看陈佐千，陈佐千说，好吧，我们走了。颂莲跨出佛堂门槛，就挽住陈佐千的手臂，说，她有一百岁了吧，这么老？陈佐千没说话。颂莲又说，她信佛？怎么在家里念经？陈佐千说，什么信佛，闲着没事干，滥竽充数罢了。

颂莲在二太太卓云那里受到了热情的礼遇。卓云让丫环拿了西瓜子、葵花子、南瓜子还有各种蜜饯招待颂莲。他们坐下后卓云的头一句话就是说瓜子，这儿没有好瓜子，我嗑的瓜子都是托人从苏州买来的。颂莲在卓云那里嗑了半天瓜子，嗑得有点厌烦，她不喜欢这些零嘴，又不好表露出来。颂莲偷偷地瞟陈佐千，示意离开，但陈佐千似乎有意要